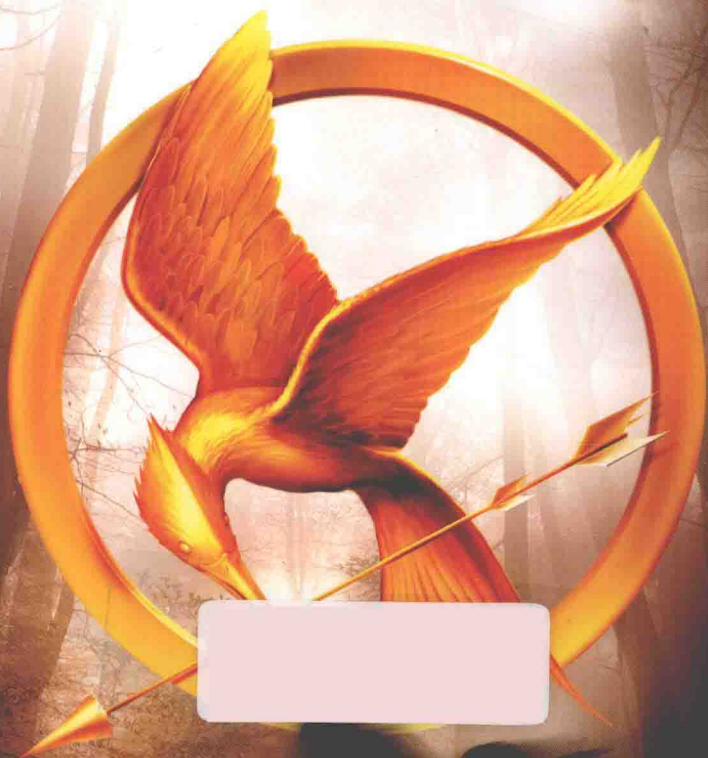


THE
HUNGER GAMES

飢餓遊戲

唯有愛上你的對手，才有一絲存活的机会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THE
HUNGER GAMES
飢餓遊戲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R25

飢餓遊戲

The Hunger Games

作者：蘇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譯者：鄧嘉宛

責任編輯：廖立文 美術編輯：蔡怡欣

校對：呂佳真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HE HUNGER GAMES by Suzanne Collins

Copyright © 2008 by Suzanne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FAX：(02) 22901658

排版：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9年9月

初版三十一刷：2013年11月

定價：新台幣 320元

Printed in Taiwan

R E C R E A T I O N

R25

飢餓遊戲

The Hunger Games

作者：蘇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

譯者：鄧嘉宛

責任編輯：廖立文 美術編輯：蔡怡欣

校對：呂佳真

法律顧問：全理法律事務所董安丹律師

出版者：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四段25號11樓

www.locuspublishing.com

讀者服務專線：0800-006689

TEL：(02) 87123898 FAX：(02) 87123897

郵撥帳號：18955675 戶名：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HE HUNGER GAMES by Suzanne Collins

Copyright © 2008 by Suzanne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Locu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號

TEL：(02) 89902588 FAX：(02) 22901658

排版：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 製版：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9年9月

初版三十一刷：2013年11月

定價：新台幣 320元

Printed in Taiwan

THE
HUNGER GAMES
飢餓遊戲

SUZANNE COLLINS

蘇珊·柯林斯—著 鄧嘉宛—譯

獻給 James Proimos

第一篇

貢品



我醒來時，另半邊床是冷的。我伸手去探妹妹小櫻溫暖的身體，卻只摸到罩著床墊的粗布床單。她肯定又做了噩夢，爬到媽床上去了。她當然會做噩夢，今天是抽籤的日子。

我單手撐起身子。臥室裡的光線已經夠亮。我看到小櫻側身蜷縮在媽身邊，兩人的臉緊貼在一起。睡夢中媽看起來年輕多了，雖憔悴，卻不再那麼沒有元氣。小櫻的臉清新如雨露，可愛得像櫻草花。她的名字，便取自那花。我媽也曾經非常美麗，起碼人家是這樣告訴我的。

趴在小櫻膝旁守著她的，是全世界最醜的貓，有個像被打扁的鼻子，一邊耳朵少了一半，眼睛顏色是腐爛的南瓜黃。小櫻給牠取名金鳳花，堅持說牠那身泥黃的毛可比亮麗的金鳳花。牠很討厭我，至少是不信任我。雖然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想牠還記得小櫻帶牠回來時，我企圖把牠溺死在桶子裡。那隻骨瘦如柴的小貓，全身爬滿跳蚤，圓鼓鼓的肚子裡都是寄生蟲。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多一張吃飯的嘴。但小櫻苦苦哀求，哭哭啼啼，我只得讓牠待

下來。結果，情況也沒我想的那麼壞。媽媽給牠驅了蟲，牠則是天生的捕鼠精，甚至會抓比較不常見的大黑鼠。有時候，我宰殺清洗獵物時，會丟一些內臟餵金鳳花吃。牠也終於不再對我怒目嘶叫。

內臟。不嘶叫。這就是我們所能達到最相親相愛的關係了。

我兩腿一晃下了床，雙腳滑進獵靴裡。柔軟的皮革已經服貼成我的腳型。我穿上長褲、襯衫，把黑亮的長辮子盤到頭上，並攪過我的草藥袋。桌子上倒扣著一只防鼠貓偷吃的木碗，底下有一小塊漂亮的山羊乳酪，用羅勒葉包裹著，是小櫻在這抽籤日給我的禮物。我慎重地把乳酪放進口袋，靜悄悄溜出門。

在第十二行政區裡，我們這一帶俗稱「炭坑」，平常這時辰，街上都是蠕蠕前行去上早班的煤礦工人。男男女女，一個個肩膀佝僂，指關節腫大；煤灰固著在破損的指甲和瘦削臉龐的皺紋裡，許多人已經懶得費神去擦洗。但今天早晨，布滿煤渣的街道空無一人。成排低矮灰黑的屋子，窗戶都是關上的。抽籤要下午兩點才開始。這時還不如睡覺吧，如果睡得著的話。

我們家差不多在炭坑的最尾端，我只要穿過幾個柵門，就會抵達一片蓬亂的草地，我們管它叫「草場」。草場過去便是森林。隔開草場與森林的，是一道高高的鐵絲網，頂端還有

成圈的倒刺。事實上，這道鐵絲網圍繞著整個第十二區。理論上，鐵絲網應該是整天二十四小時通電的，好嚇阻森林中的掠食動物——曾經有成群結隊的野狗、單獨獵食的美洲豹、熊等，闖入我們街上威脅人命。但由於我們每晚能有兩三個小時的電力就得慶幸了，所以觸摸這鐵絲網通常不會有事。即便如此，我總會花個一兩分鐘注意聽有沒有嗡嗡聲，有的話，表示鐵絲網是通電的。這會兒，它靜得像一堵石牆。藉著矮樹叢的掩蔽，我平趴在地上，悄悄從一處存在已久的兩呎寬裂縫爬出去。這道鐵絲網還有其他好幾處破洞，但這裡最靠近我家，我幾乎每次都是從這裡進森林。

一進到林子裡，我立刻從一截空樹幹中取出弓和箭袋。無論通電與否，這道鐵絲網確實把肉食動物都擋在第十二區外了。但在森林裡，牠們橫行無阻。此外，還得留心有毒的蛇、染上狂犬病的獸，而且林子裡沒有現成的路可以走，隨時可能迷路。不過，只要你知道怎麼找，林子裡可是充滿了食物。我爸就知道怎麼找，他生前教過我。我十一歲那年，他在一次礦坑爆炸中被炸得粉碎，連要埋都沒得埋。五年後的今天，我仍會從睡夢中驚醒，尖叫著要他快逃。

即使侵入森林是犯法，偷獵更會帶來嚴厲的懲罰，只要有武器，一定還有更多人願意冒險。但絕大多數人不敢只帶著一把刀就往森林裡闖。我的弓如今算是稀有物品，是我爸親手

做的，有好幾把，都被我用防水布包好，小心藏在森林裡。我爸本來可以賣掉它們，好好賺一筆錢，但一旦被官方發現，肯定會被冠上煽動叛變的罪名，公開處決。所幸對我們這些獵人，大部分維安人員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跟大家一樣，也渴望有新鮮的肉可吃。事實上，他們是我們的好主顧。不過，他們不可能容許炭坑的人有武裝自己的機會。

秋天的時候，會有一些勇敢的人偷偷溜進森林裡採收蘋果。不過他們不敢深入，總是留在看得見草場的範圍，以便有危險時能很快跑回安全的第十二區。「第十二區，一個你可以安全餓死的鬼地方。」我忍不住喃喃抱怨。話才出口，我隨即轉頭掃視一圈。即便在這裡，無村無店的荒山野林中，你還是怕有人會聽見。

小時候，我常脫口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提到第十二區的處境，或遠方「都城」裡的人——就是他們統治著我們「施惠國」——把我媽嚇得半死。後來我終於明白，多言多語只會惹禍上身。我學會閉嘴，裝得面無表情，不讓人看穿我的心思。在學校裡我安靜地做功課；在公共市場上客氣地哈啦無關緊要的話。在我賺到大部分收入的黑市「灶窩」，除了交易，我也不敢多話。即使在我難以輕鬆愉快起來的家中，我也避免談論敏感話題，像是抽籤、食物短缺，或「飢餓遊戲」。我怕小櫻學舌，讓外人聽見，然後我們會死得很慘。

在森林裡等著我的是蓋爾。唯有在他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爬上山坡，前往屬於我們

的天地時，我感到自己臉上的肌肉放鬆了，腳步也加快了。那是一處俯瞰山谷的岩塊，藏在濃密的莓果樹叢中，外人看不見。瞧見他等候的身影，我不自覺地露出了笑容。蓋爾說我從來不笑，只除了在林子裡。

蓋爾說：「嗨，貓草。」其實我名叫凱妮絲，但我第一次告訴他時，聲細如蚊，他以為我說的是「貓草」^②。然後，那隻搞不清楚狀況的山貓開始在林子裡跟前跟後，等我丟東西給牠吃，貓草就此成了蓋爾給我取的正式綽號。最後我不得不宰了那隻山貓，因為牠把獵物都嚇跑了。我後來有點後悔，因為牠實在是個不錯的同伴。不過，牠那身皮毛著實讓我賣了個好價錢。

「看我打到什麼。」蓋爾舉起一條麵包，上頭插著一支箭，我哈哈大笑。那是條真正由麵包店烤出來的麵包，不是我們自己用配給穀物做的那種又扁又硬的麵包。我拿過麵包，拔

① 譯註：「施惠國」(Panem) 一詞來自拉丁文 *panem et circenses*，也就是 bread and circuses，麵包與競技場。古羅馬詩人 Juvenal 曾指責當時統治者只靠分發小麥和舉辦格鬥競技活動，籠絡、娛樂市民，鞏固權力，而市民竟也放棄自己的公民責任。

② 譯註：在英語裡頭，「凱妮絲」(Katniss) 發音跟「貓草」(catnip) 很接近。katniss 也是一種植物，葉片如箭簇，根塊可食，中文叫作慈姑。參見第 61 頁。

出箭，鼻子湊近麵包皮戳穿的地方，深深吸入那股令我滿口生津的香氣。像這麼好的麵包，是爲特別的日子準備的。

「唔，還是熱的。」我說。他一定是天剛破曉就到麵包店去交易。「你付出了什麼代價？」

「一隻松鼠而已。那老闖今天早上也感傷起來，」蓋爾說：「甚至還祝我好運。」

「嗯，今天人和人之間好像都親近了些，對吧？」我說，瞧都不瞧他一眼。「小櫻給我們留了乳酪。」我伸手從口袋拿出來。

看到這等美味的食物，他神情亮起來。「小櫻，謝謝妳。這下我們真的要吃大餐了。」他突然轉成都城的口音，模仿起那個老是不知道在亢奮什麼的女人，艾菲·純克特——她每年都要來一趟第十二區，在台上唸出被抽中的名字。「我差點忘了！飢餓遊戲快樂！」他從我們身邊的樹叢拔了些黑莓。「願機會——」他朝我拋來的莓果在半空畫出一道弧線。

我張口接住，牙齒咬破那層鮮嫩的表皮，酸甜的滋味瞬間爆開，溢滿口腔。「——永遠對你有利！」我續完下半句。我們必須這樣拿抽籤日開玩笑，因爲不開玩笑，我們就只能擔憂和恐懼。再說，都城口音是如此裝腔作勢，不管講什麼，聽起來都很可笑。

我看著蓋爾拔出刀把麵包切片。說他是我哥哥，不知道的人也會相信。黑直的頭髮，橄